



合茶
行

詩經正解

鹿鳴之什

十三

仁
A05
13



同會
攻印

門
卷
19

詩經正解卷之十三

小雅

門人

丁燧子

孫殿元廷簡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右

彙輯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閣

小雅二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勢。則有不可考者矣。

正義曰。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風土所在。雅題不同。周者以雅與國風殊絕。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小雅何以先大雅。孔曰。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群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于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于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于召南。雅見漸積之義。故小雅先于大雅。此其所以異也。○大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雅有大小。嚴華谷云。以政之大小。為二雅之別。驗之均不合。竊謂雅之大小。持以其體之不同耳。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說。通詩緝曰。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今

風會
如平

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首章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申複咏之。以寓不盡之意。蓋雜乎風之體也。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雅。詞旨正大。氣象開闊。則純乎其雅之體也。○朱子曰。小雅是所繫者小。大雅是所繫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潛谷鄧氏曰。古后王會朝受釐。若燕饗。皆有樂尚矣。會朝政所自出。燕饗政所自行。故曰雅者。政也。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信。大雅格君。此大小所以別也。其小先大何也。曰。君先逮下。則下忠報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安成劉氏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饗群臣。故其辭氣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于朝會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于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于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辭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又曰。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詩。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

詩經卷之十三
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有大小也。○疏曰。善者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是皆由有音之大小不在善惡多少也。○朱子曰。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慶源輔氏曰。至于其變。亦不可以例言。但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李曰。鹿鳴至菁菁者莪之詩。此周之所以興也。至于厲王之世。斯道掃地。小雅盡廢。此周之所以衰也。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孔氏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首卷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章

傳鹿鳴所以燕賢也

序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全旨通詩三章平看。通上下之情。而求忠告之益。乃章旨也。註中三示我字。要玩求教之意。不過一意而屢言之。無言教身教之分。首章先言燕禮。而望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備述已之所以樂賓。語意參差。互相關照。總見其為親賢受善。不拘形迹如此。却未嘗節節將示教叮嚀。蓋一經提醒。不須更說矣。○以燕飲為主。琴瑟之類。不過作觴而已。首言禮樂。次言旨酒。末言樂與旨酒。俱互文見意。不敢望示周行。只祈嘉賓好我。不敢必嘉賓好我。只祈嘉賓燕樂。笙簧琴瑟。旨酒承筐。游揚稱頌。種種曲動其心。○說

通云。舊說因示我周行一句。遂謂重乞言。即嘉賓式燕以教。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旨不然。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賧誦史陳。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意所重。則在此。而不在彼耳。示我與以教樂心。一例看人。至好我。示我其樂。可知。皆是自道其設燕之意如此。歸重乞言。似認客作主耳。更詳之。

呦呦

音幽

鹿鳴

音芒

食野之苹

音旁

我有嘉賓鼓

瑟吹笙

音莊

吹笙鼓簧

音黃

承筐

是將人之好

音去

我示

我周行

音枕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籟簫也。青色白莖如筋。我主人也。賔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之簧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賔送酒。食則以侑。賔勸飽也。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于此。聞

其言也。○此燕饗賔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于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于群臣嘉賓者。唯在于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與也。

合。此燕饗賔客之詩也。若謂君臣之間。貴乎相孚以情。而相濟以道也。自交孚之情。隔而大道之渺。聞久矣。若今茲之燕。何如哉。彼呦呦然之鹿鳴。則相與食野之苹矣。情之適。故聲之所以和也。况今之賧躋克庭者。嘉賓也。既為我有行。將以大道鳴。國家之盛者。而可無燕。以適其情乎。于是言鼓我瑟。則堂上之絲聲。與歌工而交發。言吹我笙。則堂下之匏音。以鼓簧而繼興。豈曰絲竹之響。遽足傾高賢之聽。但中心之愛。非此無以鳴其調。款也。且秉筐而行幣束。帛。幾。幾。不之。旅。陳。行。幣。以。侑。賔。飲。食。衍。衍。大。禮。具。舉。豈曰玄纁不腆。遂克動名。

詩

卷

三

燕

行

詩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賢之盼。但晉接之歡。非此無以效其殷勤也。禮意之動如此。則情通上下之交。吾知忘分之餘。言語必盡。庶乎斯人之好我。罄其平日媚茲之忱。示我大道。凡帝王經濟之模。萬世治安之略。或于茲而傾吐之也。豈不是光憲乞之典乎。

所闡此章興意。并下二章。諸本俱云興至末。語勢至六句略斷。上興已燕賓之厚。下興其忠告之益也。鹿在野。其情適。故其聲和。賓在燕。其情通。故其言盡。此興之取義也。麟士謂興意亦斷。當在四句止。吹笙鼓簧以下另說。此等整齊八句者。所謂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理。更為公明。必曰在野之鹿。情適則聲和。在燕之賓。情通則言盡。直興到底。恐此等長調。三百五篇之中。亦槩乎無之。豈可徇彼俗說。盲趨無已也。愚謂依麟士說。則如西山真氏曰。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此正興至四句意也。嘉賓泛說。勿講本國之臣。諸侯之使。燕臣而稱曰我賓。此處便有脫略儀文。情意綢繆義。此句最不可畧。下文瑟笙篴幣。皆是情深而將之以文也。鼓瑟三句。分言之。則為禮樂總之。則皆禮意也。鼓瑟對吹笙言。鼓簧帶在吹笙內。瑟堂上之樂。鼓瑟而歌。有聲有詞者也。笙堂下之樂。立于絲

中。有聲無詞者也。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廬陵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又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通解樂工既備。瑟遷于堂上而鼓之。瑟音少間。笙入于堂下而歌之。承篴是將。兼酬幣。幣言。酌以勸酒。侑以勸飽。皆有幣帛在。即行于奏樂時者。末二句是冀望之詞。好我還承上禮意。米蓋嘉賓雖素有忠愛之心。但情適于燕享之時。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是其常理如此。或謂若然。則自誇矣。不知燕享正是道達誠意。何自誇之有。諸說多謂好我就平日忠愛言。不是感此禮意而然。若必待樂幣而後好。既非忠愛本懷。欲其好我。而始與之教游杯酒。平時上下之交安在哉。凡人所示多是愛人之言。所以先說好我。引起示我耳。王肅云。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我。而示我以道。是燕享時禮意之厚。專為周行而設。非僅以通上下之情也。此說重乞言一說。盛時乞言。即行于燕享。後世燕享此典不行。至天人告變。然後下詔求言。而言之當者。亦復不見于用。皆由誠懇少也。而廬文子亦云。重在好我。好我全在杯酒。忘分。燕樂其心。示我周

行不須十分責望。責望便失燕賓意。此又重在燕享上。然細玩註云。一于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必竟重乞言為是。周行總不外帝王修己治人。經世謀謀之道。見非偏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側 視民

不忼。叶他雕反 君子是則是傲。叶胡 我有旨酒。嘉賓式

燕以敖。音

興也。蒿葭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忼愉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傲。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合參不持此也。彼呦呦然之鹿鳴。則相與食野之蒿矣。况今之左右。孔偕者嘉賓也。既為我有。而豈無所以表其範乎。第見履中蹈和。型

仁講讓。而德之所積者深。斯義問宜昭。微稱丕著。而音之所播者遠。殆孔昭矣。乃是德音也。不特以之示我。而且足以示民。滴者可易而為醇。澆者可返而為厚。而使之不忼焉。抑不僅化我小民。而且式我君子。服休者所當法其模。服采者所當師其軌。而是則是傲焉。嘉賓之德音如此。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然則我今日之有旨酒也。殆將與嘉賓優游于樽俎之間。從容于獻酬之際。庶其式燕以敖。而無弗暢之情也。豈復患有形迹之異乎。

所講上章言我之所以求嘉賓者。以言語望之。此章則言嘉賓之所以教我者。不徒在言語之間也。上章以鹿鳴興瑟。笙此章以鹿鳴興德音。興意亦至四句止。下四句另說。德音三句。總是稱賓之賢。所謂嘉賓也。正是示周行之寔處。正是未嘗示而深于示處。玩註不待言語二句。故知此三句。緊緊與示我句相照。德與音不並。以德而發為音也。重德字不重音字。須就平日言之。孔昭內要含敦厚可模範意。方與下二句關合。視民不忼。視字訓作示字。謂表示乎民也。然此亦其德音足以如此。非民已化意。按許南台云。周之盛時。風俗未有忼

薄而詩曰示民不眺者非以為返薄還淳也。潛仁義之源以固民心于未潰而使渾厚者不淪于薄耳。君子泛指在位言單屬臣一邊不必如通解云合王者在其中也。則做是取法而觀摩之。兩是字須玩言即此便是有位之標準也。此與上句俱根德音分講為是。時說多以視民句連上德音而以君子句總承之。云則做是法其德音。必欲如彼之孔昭如彼之化民也。抑何支離悖謬乃爾。此下要補出不待言語意旨。西句獨言酒者。樂幣在其中也。上章禮樂二意須點出。以教是燕飲時和順從容情意款洽。假此以游行其心也。只一以字可味諸家俱謂嘉賓無處非教。而我又欲與之優游樽俎間。或更收啓沃之益。再補出乞言意作收亦好。然愚意不補為高。朱子亦不註此二句。何必又添蛇足乎。○一說詩旨原重燕享。當與蓼蕭之美龍光南山之及邦家作一例看。稱述嘉賓以為燕樂張本。不可將德音數句十分鋪張揚厲也。此又一解。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音琴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

琴和樂音洛且湛音耽叶持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爾之無已也。

合參不持此也。彼呦呦然之鹿鳴。則相與食野之芩矣。况今之踰躋在列者嘉賓也。既為我有而可無燕以通其雅乎。是以笙簧不足言歡。則琴瑟之並奏。而自不覺徽音之洋溢。鏗鏘然藉是以侑觴也。琴瑟既已並奏。則喜起之情深。而自不覺永日之為勞。陶陶然和樂而非暫也。然我今日旨酒之燕。假是樂以將之。而湛樂如此者。豈徒以養其體娛其外而已哉。蓋所以達吾之誠敬。而結彼之歡心。使猜疑之念消。而意氣之孚應。庶乎心因燕而適。言因心而宣。其示我以大道者。自竭盡而無已也。不然彼雖有忠告之心。其何以自達也哉。夫以一燕享之間。而不忘乞言之誠。可以見交泰之情焉。可以見保治之道焉。君子誦鹿鳴之詩。而知太和在成周宇宙間矣。

詩經正義卷之十三
七
析講此章重燕樂其心不重鼓瑟數句。以鹿鳴與琴瑟亦四句止下四句另說我有嘉賓上將大道德音點入遂帶說燕字接到鼓瑟數句。燕行而樂作也。疊下鼓瑟一語亦有一而足意。炤湛字可見和樂且湛緊承上來和樂以情言。兼賓主說。湛者和樂盡情也。我有旨酒句。乃承上起下之詞。弗多講。旨酒包禮樂在內。不可以鼓瑟三句為備樂。我有旨酒句為備禮樂其心心字重看盛世所以地天交泰。堂簾不隔而絕無忌諱者。正為君心與臣心合而為一耳。上章武燕以教正含此意而特于章末點破似與好我相應。蓋云嘉賓之心好我之心也。安樂其心則無猜疑無拘忌。庶所以好我者。油然而洽。而所以示我者。竭盡無餘也。註教爾無已不是時時教之。只是底裏盡吐肝胆悉披之意。上章言所以示我者深。此章言教示無已俱領首章示我周行來亦見針線絲密。然而本文末二章一字不及示我周行。其意更深可味。○做弦云君臣之相與也。尊卑潤絕。堂階森嚴。雖其君能推心置腹樂于聽納。稍有形迹之存尚有納而不言言而不盡者矣。非能樂其心使之形迹盡忘。肝膽畢露。安能得盡言哉。○註養其體指酒言。娛其外指樂言。○首章好字乃通篇旨脉。二章式燕

以故。正從容游衍以求其好。三章燕樂嘉賓之心。正心安意適以堅其好。總是欲人好我。因好以冀其開導云爾。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群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歟。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于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寔。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大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鹿鳴何以先小雅。孔曰。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蟲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

群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也。故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推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群臣嘉賓之事為首也。○鹿鳴諸詩朱子以為工歌清廟之詩朱子以為升歌工歌升歌有辨曰工歌者乃堂下之歌與琴瑟笙磬相間而歌之也。升歌者乃堂上之樂當祭而歌不以他樂間之而獨歌之也。○鄉飲酒注曰諸侯卿大夫賢士與之飲酒歌鹿鳴樂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牡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咨謀于賢智也。○宵雅肄三學記注曰宵小也。肄習也。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蓋大人之學行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小雅之詩不特用諸燕享肄業亦及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朱子曰上下通用之樂如鹿鳴三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芣采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安成劉氏曰先王作此詩以燕享賓客後乃推而用之于諸侯之燕禮又用于

卿大夫貢士之禮又用于大學之教習蓋不專用于天子也。又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于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說通舊說鹿鳴以下二十有二詩周公因一事以作一詩後舉是事則歌是詩焉。愚謂詩雖先後通用而原其始作必有所因如常棣采芣出車豈汎然之作乎。當由始則有為而作而後槩用之以燕享耳。云周公意公所采定未必皆公筆也。○嘗觀師臣者帝賓臣者王。舜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而成湯好問則裕。今鹿鳴以禮待臣而望臣以道事君正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嗚呼盛哉。○本詩以君燕臣以君而求臣之大道也。至哉考亭之傳也。首注之曰此燕享賓客之詩也。夫亭在廟燕則在寢享重而燕輕享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此一燕字便屬情言下文繼之曰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此四句從君臣常理言見君與臣不嚴敬則恐開君臣狎慢之端而予臣以臣侮君之隙非春秋臣人無將之旨也。下文即轉曰然一于嚴敬則情或不

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此三句從君臣嚴敬處轉出情字。見得不可徒恃嚴敬而制之以不得不言之勢。分須委曲通之。以不忍不言之懷來。倘一而專主之。則嘉賓雖有忠愛之心。而情不適。則志意不舒展。言語怎得盡發。故鹿鳴之燕為情而燕也。故接之曰。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使不為通上下之情。則是燕不制。使不為通上下之情。而求大道。則是燕不舉。而不自言其禮意之厚如此。惟如此而燕。如此而又自言其燕意之厚。明白曉暢。以示其求道之正。而非脫略嚴敬。以裂其分。以越其禮也。下文乃接之曰。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此庶乎二字。正與上文一于嚴敬四字。一正一反相照應也。然考亭猶慮言其禮意之厚之旨不明。而引禮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且解之曰。蓋其所望于群臣嘉賓者。惟在于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滯也。與蓋享公也。燕私也。分禮公也。于分于禮言情。則公中之私也。歸以為自己之德。則自留為國為民。而求大

道公也。此正先王君臣相臨相孚之妙用。固非自誇而亦不僥。非自誇之足據也。不知者妄疑之。又妄改之。何為。○易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為明主求益之象。天地感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卦首下。經詩以鹿鳴冠小雅。愚謂其義正同。○按春秋叔孫穆子聘晉。樂及鹿鳴。而後三拜。夫亦以其求言之殷。有當于聘享耳。豈僅為嘉先君之好已乎。後世之君。未嘗不燕其臣也。而賞花賦詩。恒舞酣歌。又何益于世道哉。夫子刪詩正雅。而以鹿鳴為首。即此意歟。

○四牡章

傳四牡勞使臣之勤也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全直通詩五章。皆是王者代使臣言之。前四章是言不得盡其情于親。末章是欲陳其情于君。全篇重不遑將三字。而各章又俱以末句

為主。前四章皆使臣真有是情。故曰探其情。末章作歌來詒。使臣未必有者。故曰設言其情。以勞皆自其歸而勞之也。全要摹此一片盡忠。不得盡孝苦心。方肖王者模索下情。口吻。○凡勞詩重私情。遣詩重公義。蓋君之使臣必先恩而後義。故也。此勞詩須重私情上。○通是人主代言。須會使臣口氣。非如北山感慨不平之例。○自首至尾。皆回顧。離而章。前二章懷歸。泛泛以遠離父母言。末章懷歸。緊頂不遑將父母說。

四牡騤騤音非周道倭音威遲音威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

心傷悲

賦也。騤騤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于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憫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

使于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思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子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此勞使臣之詩。蓋探其情而代之言也。若謂天下有義焉。有情焉。義之所在。固不可不思忠。而情之所在。亦何能不思孝耶。是故我之奉王命以出使也。乘彼四牡而騤騤者。無少息。行彼周道而倭遲者。靡有窮。固不辭跋履之勞矣。斯時也。與行日親者。與家日疎。言念歸期。杳乎未可卜也。予獨何心。能不懷哉。然旋返之懷。思雖切。而王事之責。我維艱。凡上德當宣下情。宜達皆不可苟。且從事而不堅固。夫是以情既不忍。睽。我又不敢廢。則我心悠悠。惟有內顧而傷悲耳。安得以遂吾之情而言也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憫其勞于王事。下嘆其廢乎私情也。四牡二句串看。懷歸諸家俱云。就以父母言不妨。但不可露出缺養意。愚謂并

去矣。心意不然。觀啓處且不遑。安得歸而慰親之願耶。此正重私恩一邊。○慶源輔氏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啟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大理人情之至也。

翩翩者騅音佳載飛載下叶後五反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

盥不遑將父

興也。翩翩飛貌。騅夫不也。今鶉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騅屬。將養也。○翩翩者騅猶或飛或下。而集于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于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合衆夫既不得歸。則父母之養缺矣。我何如其為情耶。彼翩翩者騅。有時而飛。有時而下。而集于苞栩之上矣。夫物類無情。尚得以一時

之飛翔而共適于天高地下之內。况征夫有念。何獨以四駱之馳驟而獨勞于皇華原隰之間。蓋以王事敦我。上無以宣德。下無以達情。懼辱朝廷之明命。不得廢馳驅而修定省。雖欲將父。而有不遑焉。夫欲勤王之事。而卒不得幹父之蠱。誠不圖為臣之難。至于此也。安得而不係吾之思哉。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盥不遑將

母叶滿彼反

興也。杞。柏櫪也。

合衆彼翩翩者騅。有時而飛。有時而止。而集于苞杞之上矣。夫相彼微物。尚得以一時之飛止。而自遂其飲食保聚之歡。况顧此征夫。何獨以四牡之遠征。而獨勞于山川勞苦之事。蓋以王事適我。上無以宣德。下無以達情。懼忝天子之休德。不得曠夙夜而問晨昏。雖欲將

母而有不遑焉。夫欲出勤土憲而卒不得入奉母儀。誠不圖爲臣之難至于此也。安得而不繫吾之念哉。

抑講此二章皆明言所以懷歸之故。以鳥之得所止。與人之失所養。蓋反興也。夫不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主教氏。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將父母處。是最昏缺養。勿用失所怙恃意。此亦以其奉公故廢私。不專是廢私也。興意諸說多云。離之不如似非忠臣意。鄒嶧山云。物得所止而人子乃缺于奉養。其感深矣。此說甚雅。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音侵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

諗音審
叶深

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于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合衆夫既有父母。而不得養矣。因思朝廷之役使群衆。豈使之急君而遺親哉。而情有所不達者。爲未有以此言進耳。吾于此得不陳情

以告君乎。誠以我之出使也。駕彼四駱駸駸然載驟而急疾不敢怠矣。斯時也。鄉土牽懷。是切搗羽之念。豈不懷歸以養父母乎。然而君門萬里。下情不能以上通。臣子一身。忠孝安能以兩盡。然使以此情上干天聽。必吾君之所深恤也。是用賦四牡以自陳。托翻離以起興。將不遑養母之情。來告于君。庶幾吾王以孝治天下。得矜其意。而憫其勞。當有動情于萬里之外者矣。夫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析講此章言奉公懷私而欲達其情也。首二句再提起出使。不過總上四章意以起下意。非嘆其使事之不已也。重在作歌告君上懷歸與上二章懷歸不同。彼只思歸。此則缺養之情也。歌指通詩言。作歌來諗。方山云。此意非欲舍公就私以專養其親也。蓋達情于君。庶幾遣我者。有以恤之。而公私得以兩盡。忠孝得以兼全也。此說固是。但恤之字欠明暢。大意謂以此陳情。庶使九重之上。知我叩命。遠臣有許多悲惋衷曲。况天子以孝治天下。而臣有盡忠不得盡孝者。必王心之所憐憫也。言將母而父在其中矣。孔氏曰。母以恩意偏多。故再

言之。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又云：愛母則敬父，敬父則尊君。一說要知將父將母兩情迴環于中。父猶知公義自裁，而母但知戀子故也。俱覺葛藤，只還他將母便了。因上章之文也。若詩人必云：是用作歌，將父母來諗，亦不成句法矣。○慶源輔氏曰：三章四章，既述其不得養親之情矣。此章又言：以是情而告于上，所謂臣下不敢自言，君上探其情而代為之言者。詳于私意而略于公義，君之勞臣當然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按君之使臣固欲其忠也，然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是以先王責又以忠而必先責之以孝。其勸孝者正以勸忠也。記曰：孝以事

君。又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正此謂夫。○六帖：四牡采薇，杖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其人而反托為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化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勞，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詒，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于輔辰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世君民一體至于如此，想其至誠所動，真足令人截脛碎首而不悔。文章之用乃能動天地，感鬼神者，凡以此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為嚴，王者勞下尚託為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為正，如行露、氓著之類，皆以為婦人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杖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為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慶源輔氏曰：君之于臣能體悉之如此，則臣之所以報上者，又當何如哉。古人事君得以展布四體而死生以之者，亦以人君感之者無不盡其道也。○豐城朱氏曰：忠孝非二道，忠于君者必其能養于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于外，則必闕其養于內，又不

可以不慮也。為人臣者，將欲致其力于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于王事歟，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為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為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解于用力矣。○顧大韶曰：周家使臣，正如今之行人耳。世人作此二篇，題俱解作直指使者大，可笑。○按左傳：叔豹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諮。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外傳魯語曰：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問鹿鳴四

牡皇華，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肆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安成劉氏曰：此詩始作，本為勞使臣也。其後又與鹿鳴之燕賓，皇華之遣使者，同為一時通用之樂，而此詩中以王事為言，則此三詩其皆作于武王以後也歟。

○皇皇者華章

傳煌煌遣使臣也

序煌煌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全旨通詩乃王者述其事而言，與上章勞詩之言不同。勞詩以私情為重，此遣使重公義，上首章述其心慮，無以盡職也。後四章述其事

求所以盡職也。○通篇重每懷靡及句。下四章意思總括于首章內。只看每章我馬一句。即是駢駢二字光景。諫不已而謀。度不已而詢。諫謀度詢。又必要周。宛然是個每懷靡及。若止云廣詢博訪。可以補其不及。猶看得淺。

皇皇者華

叶方無反

于彼原隰

駢音

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駢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上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駢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合參此遣使臣之詩也。若謂國家之重寄。莫大于行人。臣職之難全。莫過于出使。膺茲任者。可不思效忠而盡職也哉。彼皇皇然草木之華。或生于高平之原。或生于下濕之隰。蓋無地而不有矣。况今奉王命以有行。偕其屬以從事。此衆多疾行之征夫也。咸懼付托之重。而

每懷靡及之心。以宣上德。恐遐遠之不能敷也。以達下情。恐幽隱之不能悉也。正不知何如。可以副君之命。而靡及之懷。蓋無時而不然矣。

析講此以草木之華無地不有。與使臣之心。無時不然。疏義彼物之無處不有。此之心無時不然。彼有以悅乎人。此無以愜于己。及順皆相因也。故以為興。又一說皇皇遠而有光華。高平下隰。華無不到。與使臣之用心。宣上達下。當無幽不徹也。俱可從。至云綸命能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則太着色相矣。征夫註云。使臣與其屬。還重使臣率其屬上。每懷者。每每常懷。惟恐不及耳。常常有此念。提起就來也。宣德達情。總是一意。言九重有無窮之德意。閭閻有盡之隱情。至難及也。一靡及。何以稱上意。何以慰下情。蓋恐未及宣未及達也。此在詵詵時。已念之不置矣。昆湖云。俱就出使時說。非謂出則宣入則達也。○豐城朱氏曰。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不

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達。為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其屬者。又恐惟無以為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使臣與其屬並講。殊欠輕重。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合參夫既有靡及之懷。則思以盡職。而補其不及者。當何如哉。彼馬以駕車。我馬則維駒矣。轡以御馬。六轡則如濡矣。總是轡以御是馬。馳驅于道路之間。果何為哉。蓋大君之責任維殷。而一己之聰明有限。凡國家之體要。生民之利病。殆將周于擬議。而咨諏之必至矣。

我馬維駒其六轡如絲叶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莫

反悲

賦也。如絲。調忍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耳。下章放此。合參然咨諏。祇陳其形。必咨謀則策其寔也。故以言乎駕車之四馬。則維駒矣。御馬之六轡。則如絲矣。攬是轡以策是馬。而馳驅于周行之上。果何事哉。蓋上人之智慮難悉。而民情之休戚攸關。凡政事之可否。風俗之得失。死將周于區畫。而稽謀之必盡矣。

我馬維駱六轡沃烏毒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入聲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合參然咨謀。猶圖其概。必咨度。乃悉其微也。故以言乎馬。不維駒而且。有駱矣。以言乎轡。不惟濡且沃若矣。于以馳之驅之。又果何為哉。蓋以民風吏俗。固非諏謀所能盡者。于此而酌量之。必周則庶務。或可以精詳。而有以濟其諏謀之所不及矣。

我馬維駒音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均調也。詢猶度也。

合參然咨度猶未究其極。必咨詢乃畢獻其情也。故以言乎馬。不維駟而且駟矣。以言乎轡。不維絲而且既均矣。于以馳之驅之。又果何為哉。蓋以因革損益。有非謀度所能窮者。于此而究問之。必周則庶事或可以悉達。而有以濟其謀度之所未至矣。斯則驅馬懷負乘之羞。而群言異論。兼收之而無外。攬轡有澄清之志。而民風土俗。博采之而無遺。上之以宣九重之休德。下之以達四方之隱情。皆在此行也。而靡及之懷其慰矣乎。王者歌此遣使之時。其得勸忠之道者矣。

柝謂四章皆一意。只平平說去。總是叙其躬出使之勞。而周出使之務也。各章末句重看。周者蓋以己所不及者。人或及之。人所不及者。天下人必及之。五方人情土俗。難以一槩。或此便而彼不便。或古宜而今不宜。非博訪廣問。則天下之故。未克周知。而靡及之心。將何以慰。詎謀度詢。總是每懷靡及處。周咨以情形。曰詎猶云何者。為利何者。為害也。是初去訪問周咨。以計畫曰謀。猶云利何以興。害何以去。

也就與人商酌說。周咨以理勢曰度。猶云如此與利。利果與否如此。去害害果去否也。如度量以取中就自己說。周咨以本末曰詢。猶云利興矣。恐有利中之害。况利未必止此。害去矣。恐有害中之利。况害亦不止此也。舉其本末始終而言之也。○葉臺山云。使臣所問者。廣須說得寬。凡所屬之下僚耆舊。民間之父老。學校之師生。山林隱逸。藹藹之可採者。皆是問者。老者問其孰為耆老而尊養之。求遺逸者。求其就為遺逸而舉用之。非即所與取謀度詢者也。○周字重者。是無人不問。無處不問。無事不問也。惟咨訪之周。則窮簷茅屋之情。悉達於廟堂之上。而九重之德意。可下沛于深山窮谷之中。是之謂宜德達情而無負于使臣之命。○周禮小行人之職曰。若國禮喪。則令賻補之。凶荒賙委之。師役橐餼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禍裁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禮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國辨異之。及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盬諷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于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四牡皇華皆出一懷字然勞之則曰豈不懷歸曲體其情也遣之則曰每懷靡盬深作其勸也○疏義云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恤以情是以出則盡其職歸則忘其勞由君之使臣有道也然四牡皇華不以遣勞先後為次序而以私恩公義為次序見君之厚于其臣如此○按周王遣使致戒不獨此詩然也成王以敬哉命君陳康王以協心命畢公而穆王命君牙則有

率祖之命宜道化于臨遣之時而寓激勸于戒述之之中此周家法然也後世如西漢之遣謁者巡行天下遣博士等分巡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二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蓋漢去古未遠其詔令溫淳仁愛懇切益猶有皇華詩人之意

○常棣章

傳常棣燕兄弟也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全旨通詩八章分作三段看首章莫如兄弟一句乃一章之大旨終篇皆發此句之意也三四章是驗之處變皆須于兄弟而嘆人失之末三章是驗之處常皆須于兄弟而欲人體之總見今人皆莫如兄弟也喪亂既平章則承上起下之意耳全重末章究圖上不然未有

常棣之華鄂

反五各

不韡韡

音偉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反待禮

與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合象。此燕兄弟之樂歌。若謂夫人之所以祭三才而靈萬物者。惟此倫紀之明。而人顧有日用而不知者。則兄弟之倫是也。今觀常棣之華。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而光明乎。蓋凡華莫之能及矣。况凡今之人。固皆吾之同類也。然隔于分者。恩有不洽。踈于義者。情有不

親。求其恩義之相屬。情分之相維。無適而不相須者。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柎講此章。概言兄弟之重。以發端也。以華之外見者為光明。與人之同氣者為至親。凡今之人。只就眼前泛說。莫如兄弟。只為一本而生。所以同體之痛。他人自比不得。蓋異形殊氣者。休戚不相關。惟兄弟為同氣。情親而義重也。要含下文常變相須意。不必以妻子與朋友相形說。篇內雖有朋友妻子者。不過以此足凡今之人。蓋曰此尚不如。而况于他乎。此尚必須。而况他乎。各章末俱要見莫如意。○按常棣在處有之。江南呼為麥李。一拊輒生二萼。兩兩相麗。故稱韡韡。與取兄弟之義也。不然華之盛者多矣。何必以常棣比兄弟乎。乃知古人比興。定非漫然。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叶胡威反

原隰裒

薄侯反

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哀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哀聚于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

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鬪鬪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二端。後不能悉辨也。

然所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者。何以見之哉。彼死喪之禍。人所畏惡也。惟兄弟則相與懷思。而備加哀恤焉。至于不幸。而原隰之間。積屍哀聚。人所厭棄也。惟兄弟則相求以殯。而不忍其溝壑焉。是兄弟之親。見于變故之時如此。果孰有如之者乎。抑講此章言死喪之變。惟兄弟為相恤也。死喪之戚。雖是變。猶在內。而死于牖下。得其常者也。原隰句。是死而遭變在外者。尤變之甚也。懷者衣衾棺槨。思以厚之。求有不忍其暴露。而思以斂藏之意。當以他人形容。方見其莫如也。威字可味。言他人且畏惡死喪。其不肯求積尸可知。玩兩矣字。亦見至情所迫。不得不爾。一說。死喪原隰。只作一事看。言雖死喪。至于哀原隰。而求之者。惟兄弟也。此說可依。

懷字情上見力。求字力上見情。○晉咸寧中大疫。庾衮二兄俱亡。兄昆復危殆。厲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衮獨留不去。親自扶持。日夜不眠。少暇復撫棺哀。臨不輟。庶幾孔懷之義。

脊音令音 在原兄弟急難 每有良朋况也永嘆

音難叶 他涓反

興也。脊令雖渠水鳥也。况發語辭。或曰當作况。○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于朋友也。尚雜施而不孫。雖曰厚于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

詩

卷

卷

卷之十三

二十一

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右左不相悖。

合然兄弟之情。不特如此之甚。而後見也。彼脊令在原野之間。而飛鳴行搖。不能以少休。然則兄弟在急難之中。而皇皇然互相救恤。不能以自逸者。豈異是哉。當此之時。雖有良朋。情非不深也。義非不篤也。但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力其能以相及哉。是兄弟之親。見乎

急難之時如此。又孰有如之者乎。

抑謂此章言急難之變。惟兄弟為相救也。以脊令之鳴搖不能自如。興兄弟之急難不能自逸。興意到急難止。急難猶言患難。尚未說到救難處。至遇良朋上方點出急難。如吉凶禍福也。決于須臾。惟兄弟則流離顛覆。以身共之。朋友情義雖甚厚。終無赴難死友之理。故止于永嘆。許力或不能相及。一或字最有分曉。蓋以朋友此時不能相救。正形容兄弟必相救助。見兄弟為獨切也。言良朋則不淺交。曰永嘆亦非無情。越說得好。朋友熱腸無可如何。益見兄弟妙處。每有字有味。不得以雖有代之。○朋友自有朋友之道。如父母在不許友以

死。理勢自然。與兄弟不同。莫說壞他。○麟士按此以第一句與第二句。觀註而言二字。即知後二句另說。觀注當此之時四字。即知急難猶患難。非急其難也。○脊令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鳴則搖。以求其類。天性也。尾與首應。亦有手足相救護意。小宛取義于飛。此詩取義于行。故獨言在原。非在原不見其行也。○一說急是急人之急。即是相拯。春秋急病讓夷。國策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即此急字而平平相拯不足。以盡之。較更直截。

兄弟閱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音侮每有良朋之承反烝也

無戎叶而反

賦也。閱鬪狠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鬪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合參然此雖處時之變而情猶未乖也。兄弟設有不辛而鬪狠于內是情義之乖薄于此為甚矣。然或有外侮之來則同心禦之。初不知為鬪狠者。蓋其本然之天性自有不可得而泯滅者也。當此之時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是兄弟之親見于禦侮之時如此。又孰有如之者乎。

析講此章言外侮之變亦惟兄弟為共禦也。上兩章言死喪急難惟兄弟為相恤者。就天理之本然言也。至于鬪牆極非好兄弟所為。正人欲昏迷之極也。且猶奮然同心禦侮把鬪狠之事皆忘却了。此個天理真心發見有不容泯滅者。良朋雖素所親愛不如小忿之兄弟為可恃也。無我亦不是朋友薄情。只是鄉鄰之鬪不得被髮纓冠往救。勢有不行處耳。上註云力或不能相及則猶或有相及者。此註云豈能有所助乎。蓋救難之時朋友可助則助之。若外侮則非人所能助者可見。朱註有斟酌。○人于踈遠則恩情易見。至親則責望最深。故兄弟之間小有間隙便不勝憤憤以為骨肉之待我。及不如外人此其心見為寔然。故其怨每不可解。試當鬪牆外侮時將非離之兄

弟與莫逆之朋友一相比較。其真情定自有別。○按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鬪鬪之事為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于此際而後見。分曉。若于安平之時觀之終未如此切也。急難較死喪已淺。禦侮較急難尤淺。然事雖一步淺一步。而兄弟之義則一節切一節矣。○按左傳王伐鄭富辰諫曰。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魯衛毛。明部雍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鬪于牆外。禦其侮。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肅勅親親。懼近尊賢。德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者。近為近四德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叶桑經反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合衆夫患難之時。兄弟相救。人固知非朋友之可比矣。然天理每形于患難之際。而人情多失于燕安之時。故當喪之平也。無有死喪積尸之變。亂之平也。無有患難禦侮之事。是既安而且寧矣。斯時也。乃有視兄弟之親。反不如友生之重者。則視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尚其悖理之甚哉。

所講此章言處常而疎其親。是反上章之意而言之。以起下文安樂相須之意。乃上下章之過脉也。喪字繳上死喪章。亂字繳上脊令二章。喪平則無死喪哀尸之事。亂平則無急難禦侮之事。亦是設言平安時人心易迷如此。非必前面喪亂。一一經過而後就安寧也。安寧即是平。無兩層意。不如友生。是視兄弟不如友生之重。非待兄弟不如友生之厚也。不如二字。正與莫如二字相呼應。又以此起下面究圖

意。夫以兄弟同于朋友。已是薄矣。乃反不如友生者。人情溺于宴安也。故下遂發之。不然。豈畏惡過于懷求。永嘆過于急難。無戒過于禦侮耶。○眉山蘇氏曰。人居喪亂既平之後。不知前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易以生怨。故有以為朋友賢于兄弟者。

賓胤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兄弟既具和樂洛音且

孺

賦也。賓陳。飲饗。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合衆夫所以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意以為安寧之後。無須于兄弟也。孰知安寧亦有須于兄弟乎。彼籩豆儼然而畢陳。飲酒飲然而醉飽。此處室家之安寧也。若可樂矣。然使兄弟有不具焉。則外雖歡欣。內寔缺然。何以共享其樂乎。其必兄弟皆在。而無遠。然後有以序天倫之樂事。而獻酌之下。自不覺其和樂且孺。殆如小兒之慕父母。而無一毫之或偽也。是飲食之樂。亦有須于兄弟矣。豈獨死喪為然哉。

詩

經

正

卷之十三

二十五

言
柳講此章言燕飲之樂。必須兄弟而後快也。儻爾三句。舉一家之人。聚會燕飲以為樂也。既具無故而皆在也。與行葦莫遠具爾。一例孺者真誠相樂。如赤子之慕父母。離則悲。合則歡。有一段至情。纏綿不舍處。○合下章。炤他人具而兄弟不具。妻子翁而兄弟不翁。看其孺與湛自見。假令室家會集。妻孥燕婉。豈非生人所樂。而我一二同生。或睽違異域。或相怨一方。忽焉念及。能不悽然。此一點真心。既然萌動。雖曰歡笑。終屬強顏。何孺之有。冲冲悒悒。既遣還來。何湛之有。○麟士曰。此章集傳。共享其樂。其字正指上蓮豆。下章集傳。久其樂。其

字正指
上妻子

妻子好聲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音

和樂且湛

音耽
叶持

反林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鼓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合。至若妻子怡然而好合。有如琴瑟之調和。此處妻孥之安寧也。似可樂矣。然使兄弟有不合矣。則親愛未幾。乖氣隨之。又何以久其樂乎。其必兄弟既翕而無乖。然後有以充大順于無間。而唱隨之間。自不覺其和樂且湛。貫始終而一致。而不徒為一時之樂也。是妻孥之樂。亦有須于兄弟矣。豈獨急難為然哉。

柳講此章言悻薄之樂。亦必須兄弟而後能久也。好合就平日言。勿粘燕飲。翕者和合無乖之意。猶言同而無異。非言無患難也。兄弟當其少時。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共處同游。夫誰不相懽愛。及其後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無小衰。兄弟所以乖爭。未必不本乎此。以至親如妻子。而猶不可一日少兄弟。更有誰如兄弟者乎。妻固非疎。子亦天合。但妻子自有妻子之樂。兄弟自有兄弟之樂。不得之則不全。總是見安樂之須于兄弟也。○疊山謝氏曰。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方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睽。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

詩

經

正

解

卷之十三

二十六

宜爾室家

叶古

樂爾妻孥

音奴

是究是圖宜其然乎

賦也。孥子。究窮。圖謀。宜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孥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于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寔從事于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合參。夫兄弟具而後樂且孺。是兄弟有以宜爾之室家矣。兄弟翕而後樂且湛。是兄弟有以樂爾之妻孥矣。此其安寧之後。無適而不相須。兄弟之重于人如此。是道也。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能言之者也。有不能深信其然者。則亦弗思而已矣。試以是窮究而圖謀之。省察於良心真切之地。考究于彝倫日用之常。則察識深而天性見。始信室家之宜。不自宜也。兄弟之具宜之也。妻孥之樂。不自樂也。兄弟之翕樂之也。豈不信其然乎。此可見安寧之心。須于兄弟也。夫以死生苦樂。無非相須之地如此。信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而今日之燕不

容已矣。世有忍心悖理視兄弟不如友生者。何弗思甚哉。

柳講此章申言兄弟于人之重。欲人體驗而信之也。究圖二字。只一意。就心言。以是事而究極其理于心也。方山云。不可依新安王氏以究圖作兩意。分別理與心。看此有體驗工夫。非是懸空想像而已。究圖其孰宜之。孰樂之。固是着人教人體認。然亦不必推深。只平平虛看室家妻孥間。有兄弟與無兄弟何如耳。必如此究圖。然後知兄弟之重。不特喪亂相須而安樂亦相須。信乎其果重也。結句猛將世人提醒。宜其然乎。作問詞看更妙。如云。試以宜室家樂妻孥之理。究而圖之。果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妻孥之樂。兄弟樂之否。乃見提醒人意。炤註豈不信其然乎。則無味矣。是字然字。皆指宜室家樂妻孥說。○不以死喪三章究圖。而以儻爾二章究度者。蓋處變須于兄弟。不待究度。處常須于兄弟。人多昧之。必須究圖也。○麟士曰。宜爾樂爾二爾字。即前面兩章集傳享其久。其二其字。室家泛言。然炤儻爾二句。當就飲食燕樂說。

詩

經

卷

三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畧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于死喪矣至于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救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于或有小怨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于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及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孔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成而使兄弟之恩疏故作常棣之詩以燕兄弟自常棣聲隱而角弓怨興孤竹之遜國宋穆之辭位已不可多得矣其他如鄭伯之克弟宋辰之殺兄陳侯之弟黃奔楚秦伯之弟鍼奔晉桓公入而子糾死是皆背聖人常棣之

教而不念鞠子之哀者君子奚忍道焉○按周公之于二叔猶舜之于象而東征之慘不如有庠之封蓋其惡不同也然觀常棣之詩哀傷激切若有懲創不獲已之情于此見周公之心終不忍也○郝曰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為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為不仁故于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怨之情慘然不忍言矣○麟士曰此詩斷不為誅管蔡而作朱子亦偶信小序耳反覆明兄弟之當重只作宴兄弟之樂歌為是詳味語意自見

○伐木章

傳伐木所以燕賢也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

言經正解卷之十三
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
德歸厚矣

全直通詩三章總以求友生作主下文速諸父速諸舅與兄弟無遠俱根此說來無非盡所以篤友之意也首章泛言人當篤友之意下二章詳言求盡篤友之事○王者下交于臣而用一求字乃用上敬下之義凡友生懷道德者不求則不我尊友生挾維城者不求則不我親故須委曲去求求不止自忘勢分兼欲令人忘己之勢分非專藉燕飲而自謂惟燕飲可以將之則自不得不鄭重綢繆顧之而速速之心來常慮咎慮愆而有無時節俱不暇論矣下兩章總完得一求字○在朝為君臣在燕則曰朋友故舊必說到明良道合上下志同始見王者氣象

伐木丁丁音爭鳥鳴嚶嚶音鶯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

鳴矣求其友聲相去聲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

求友生叶桑經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况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

合參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若謂自古帝王首出庶物而能享福祉于無窮綿位祚于弗替豈獨其主德茂哉其處須于友者誠殷而其所以求友者誠篤也不觀之物乎彼伐木之聲則丁丁而相應矣鳥鳴之聲則嚶嚶而相和矣是鳥也出自幽谷之中遷于喬木之上所以嚶其鳴者豈他有所求哉乃求其友之聲也夫相彼鳥矣持一物之微其于友誼似非所知也猶知肆求友之聲而為唱和之樂如此矧伊人矣乃具五行之秀而為萬物之靈者也可以不求友生而反鳥之不如乎誠知友誼之重而篤朋友之好相濟以道相孚以心則

和平之氣感孚于無聲之表而鬼神之幽自聽于不聞之中由是以和召和以平致平而和平之福非特今日為然也自將永言保之而終和且平矣明良應求之間而獲天地休和之氣其感召之機如此人亦何為而不求友哉

柳謙此章上十句是即鳥起興以喻人當篤友之意下則歎之以篤友之應也興至二句止伐木非一人鳥鳴亦相應故以為興出谷遷喬亦有向于高明意人求進于高明舍友生其何賴焉鳥之求友即引類呼朋之謂註喻字乃曉喻之喻非比喻之喻求友之言含下親疎尊卑在內求者情意必周恩義必洽重在聯屬之道上非空空求之也不獨以燕會為求而直以精神為求未便說到須以成德神之句上面要補出人能篤朋友之好來神之聽之此聽字即天高聽卑之聽乃感孚之意鑒其能求友也和者和同而無乖戾之謂平者平康而無危險之謂當就福言荆川云須歸到治安上去把福廣說蓋上下志同君臣道合今日已是和平了以和召和則萬邦協和而永無拂逆之風終於和也以平致平則四方既平而永無傾危之患終於平也方山引孝經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亦是此意一說此二句只

是人心和平通于神鬼終無怨悵而已推到治平上是文家救飢法也人能篤朋友之好自是和平了故神之聽之自令其有和平之福也看一終字有萬年一日之義看一且字則和平亦不可平對○箋曰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有似于友○大平非一士之畧明主求賢如鳥室求木故言伐木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主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言鳥鳴○其在天也為慶雲為景星其在地也為河清為海宴其在四時人民也為時和而年豐人壽而財富或呈祥于草木或示瑞于禽蟲兵革不興禍患不作此和平之義也黎民又安而孫子可蒙福也社稷盤固而金湯以不拔也德澤加于四海位祥垂于無窮書之金石則為百王之盛軌傳之春秋則為千古之一會此終字之義也

伐木許許音醜音師酒有藇音序既有肥羜音序以速諸父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居五反於音烏祭洒去聲婦去聲叶蘇吼反陳

饋八簋叶已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

答

興也。許許眾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涉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奠，美貌。斝，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未來，而無使我恩義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是謂能先施矣。

合衆夫友固不可以不篤矣。我于朋友當何如哉。彼伐木許許固無所不盡其力矣。况我之燕友其可不盡其情乎。是故燕必有酒也。而釃酒則有奠而甚美，燕必有斝也。而肥腍則既有而甚充。具此酒斝于以速我諸父而洽同姓之歡焉。夫速之固欲其來也，若不得已寧

使彼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必設是燕以盡吾情。初不度其不來而遂酒食忘設，使我于諸父有弗顧也。匪直諸父然也，雖異姓亦然。于是洒掃庭內而粲然其鮮明，陳饋八簋而肥斝之既具，備此簋簋于以速我諸舅而聚異姓之樂焉。夫速之固欲其必來也，若不得已寧使彼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必設是燕以吾盡情。初不逆其不來而遂酒食忘具，使我於諸舅而有咎也。不計在人，惟盡在己。篤友之誼其庶幾矣。

析講此章以伐木無不用其力，興篤友無不盡其情，興意貫至末。麟士謂亦興至二句止。下遂言有肥斝以速諸父，則各二句為一連。不必更牽有奠也。釃酒肥斝洒掃八簋俱一時字。特互文見意，而以親疎為序，非有厚薄也。肥斝八簋俱偶舉一端，不必太執滯。且語氣皆主于自謙，不然炤下文天子亦有無酒議酤之時，豈其然也哉。雖八簋十二簋之說亦不必深辨，皆取大段可耳。無回云二章既有二字與三章迨我暇矣同意，速字只願其早臨也。如今人請客用催帖一般。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同姓小國曰叔父，異姓大國曰伯

舅異姓小國曰叔舅。寧適是就使之義。非寧可之詞。寧適不來意輕。重在微我弗顧有咎上。言我之設燕當求自盡。縱然不來而禮亦不可廢。只是見我之意。無一時不到耳。註有故亦以有事泛說。不設燕便是恩義之不至。微我弗顧。言無使我不顧念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于朋友有疎薄之咎也。註無使字。要見欲盡其情上。非徒為免咎之故而然也。方見篤厚意。○一說寧適不來二句。言寧適然有故而不來乎。無乃其弗顧我也。篤于諸父。惟恐失其情。故其佇望之時。所自懷如此。亦妙。

伐木于阪

叶孚齋反

釃酒有衍。籩豆有踐。

上聲

兄弟無遠民。

之失德。乾餱以愆。

音侯

以愆。

叶起淺反

有酒湑。

上聲

我無酒。酤我。

音古

我。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音存

迨迨我暇。

音待

我暇。

叶後五反

矣。飲此湑矣。

興也。行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釃也。酤。買也。

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于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間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合。然非直諸舅然也。雖同姓異姓之卑者亦然。彼伐木則于阪。而有定在矣。况我之燕友。而可不盡其情乎。是故以釃酒則有衍。而甚多以籩豆。則有踐。而陳列。于以速我同姓異姓之兄弟。皆無遠而具。邇矣。彼民之所以失德于朋友者。豈必有大故哉。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負失友之愆耳。故我于朋友。本其篤厚之志。而盡先施之情。時乎有酒也。我從而湑之。不以有而吝也。時乎無酒也。我從而沽之。不以無而廢也。鼓我之鼓。則坎坎然。而有聲矣。舞我之舞。則蹲蹲然而有容矣。以是酒也。與是樂也。果何時而舉哉。但及萬幾之少暇。遂鼓之舞之。以飲此所湑之酒。而及時以相樂者。自無不盡之情矣。夫能盡篤友之道如此。則弗顧之咎可免。失德之愆可無。而和平之福。自我致之矣。人其可以不篤友哉。吁。周王以此敦故舊。宜其感神獲福。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

折講此章上四句言備禮以燕友下即常情之失而盡在已之情也
以伐木必于所生之地興燕飲必于所親之人興至無遠止麟士謂
亦興至二句止。蓮豆有踐言器以見品也。兄弟無同姓異姓無遠即
莫遠具邇亦有惟恐其或遠而不來與弗顧有咎一樣意上諸父諸
舅皆尊行故不敢必其來此同輩故必欲無遠遠字不定是挾勢而
驕即情意稍不貫徹如下文燕必拘禮節會必俟定期皆是民之失
德二句輕大意言百姓之家只以藜藿藿食不以分人便至有失况
在王家何可自處以薄蓋即常情之小失以喚起下之當篤友之意
非必謂懲此始設燕也。有酒六句一氣說言我有酒則滑之即無酒
亦酤之而相與鼓舞以為樂但一及問暇便與飲酒也滑亦縮之也
謂用茅裘之而去其糟也以筐曰釃以數曰滑即今窄酒也。有酒二
句只是不計有無意非真無酒也。鼓舞特燕飲中事。昆湖云鼓舞宜
繫帶上二句說不以禮樂分對極是此重在酒上要知上面諸父諸
舅亦皆是此意不專主同儕言也。迨我二句是及時為樂意非國家
閒暇也。只是萬幾稍暇庶政暫康之時如日出視朝日中考政無暇
及此一暇則當飲此酒了。可見朋友之好即當未暇時未嘗不在心

上特其未暇雖有是心而未及盡耳迨字極有味有不可預定其期
意非必卜日而飲也。然暇曰我暇者何蓋諸父暇或諸舅不暇諸舅
暇或兄弟不暇其暇不暇至難定也。如欲待彼之暇舉燕則燕何時
克舉乎。故待我暇即飲此滑庶失德之愆可免而無遠之念可盡也
說通又云嚴云今正及我之暇矣與朋友飲此滑酒也。但燕飲之時
而言此者見恩義常存前此特苦于未暇耳。繳處要見神聽錫福意
○蔣八公曰此與上節皆領首節求友意來言所謂求友者求盡其
在我耳。故上節兩微我此節醕我酤我鼓我舞我迨我數我字正是
求盡在我之意而鼓舞飲樂見一團和平氣味。倘弗顧有咎而失德
則我先處于不和平矣寧可令鬼神聽之也哉。○疊山謝氏曰滑我
我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皆倒下
句法。○眉山蘇氏曰君子于朋友故舊無不愛者有則滑之無則酤
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通解
諸父諸舅兄弟皆當一時燕飲三章之云互文見意耳。即朱註亦因
詩詞而推其等殺先後非謂燕飲之
時有先後也。但作文自當依題立說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

語錄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朱子曰然玩是語可以觀周家之上下交而德業成由茲矣○曰微我有咎曰乾餱以愆正要立身無過以朋友故舊同儕是我講道論德之人非徒飲酒食肉之人寧可當我千日之敬不可當我一日之慢蓋一日之慢便是棄道德之根使不素常懲之我慢及人而我不自覺人受我慢而人常懷嫌在我則積慢而生侮在人則積嫌而生怒縱使飲饌豐厚而不役志之事君子必不樂也此楚王戊醴酒不設穆生之所以見幾而去曰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

○天保章

傳天保所以保王也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全旨通詩六章總是致祝詞以答君首二章托天以福君在保定二字三章則擬其福之盛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四五章托神以福君在下爾二字六章則擬其福之盛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人君富貴已極無可復加受君恩者難以言報而又不取自為之詞故托之天與神以答其貺焉若曰惟天其祐之惟神其陰騭之耳蓋忠愛無廣肆其詞言之不足又詳言之也但極擬天之福君而于中逗一穀字極擬神之福君而于中逗一德字此欲其君式穀而修德也于稱願之中寓箴規之意則此詩不可僅作嘏詞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

音丹

厚何福不除

去聲

俾爾

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合參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若謂今日者親賢友善明良。洽一德之歡。憲老乞言燕喜。著同心之慶。我臣子荷君之恩。可謂渥矣。其將何以為報哉。則且援天與神以為君祝可乎。自天之福。君言之。蓋吾君奉天之道為天子。天之仁愛吾君也。所以扶持而安全之也。周保爾而受命有常。定爾而厥位無危。萬年如其一日焉。殆亦孔之固而不可搖奪矣。是故福之未厚者。不可云保定也。即有所厚。有所未厚者。亦不可云孔固也。天則俾爾受福。而極其單厚焉。舊者過而新者續。蓋無福而不除舊。生新者矣。何單厚乎。福之未益者。不可云保定也。即有所益。有所未益者。亦不可云孔固也。天則俾爾受福。而極其多益焉。來如幾而多如式。益

無福而不全備。衆庶者矣。何多益乎。凡此皆天之所以保定之也。何其孔固也哉。

抑講此章上二句言天眷君之至。下言使君獲福之隆也。首二句提起君而曰爾。稱天以為言也。保是天命無危殆。對命不予常。看定是天命不改移。對厥位惟危看。就君身國祚言。孔固即保定之意。此言天之眷君如此。未便即說福。君下四句。本保定來單厚無時而不受福。積之者極厚。多益無事而不要福。則積之者極多也。莫不除莫不庶。正單厚多益之意。除亦以時而言。庶亦以事言。造化不全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單厚而除多益。而庶何孔固也。○通解云。俾爾單厚。何福不厚。俾爾多益。何福不益。最妙。○此章孔固領起單厚四句。次章穀穀領起罄宜四句。三章與字領起山阜四句。麟士謂各首二句是冒下四句對說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音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多

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合參不但此也。天之保定吾君也，直舉人世所不能兼之美。而皆醞釀于爾躬。蓋隨處隨時而無不盡善焉。凡其所以統御臣民而總理萬幾者，殆無一之不宜。而百祿之在天者，爾既有以昭受而凝承之矣。而又降爾遐遠之福，卜世而肇基，于三十卜年而開曆于八百，其所以申錫無疆者，方且日新又新，殆維日之不足而不見其或替也。其保定又何如哉。

柳講此章上四句言天錫福之全，下是申錫之久意。首二句亦當提起以俾爾句連下者，非註中盡善云者，猶單厚多益也。包時事二意。罄無二句亦言無事而不福也。降爾二句亦言無時而不福也。百祿即無不宜意。是已然之事。維日不足，即所謂遐福是未然之事。不足者日日降之不見止足，極狀其不倦之意。日非不足也。但以福之無窮，若見日不足耳。○安成劉氏曰：人君之對越上天者，既能有以受

百祿矣。而天之眷人君者，又降遐福。而維日不足，其所以交相與者如此。固與大禹贊舜，所謂昭受申命之意相類。且與嘉樂之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語意正同。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言參夫天之保定我君，既單厚多益也。又百祿遐福也。是誠高大盛長之至，而其福可謂莫不興矣。將何以擬之哉。以其福之高大言之。則如彼山之高，如彼阜之大，且如山脊愈進，高而為岡。如大阜愈進，大而為陵。馬以其福之盛長言之。則如彼川流活潑，正當方至之初，幾以莫不來而日增，而不知其已焉。保定何有不興哉。此天之福君而吾臣之所深願者如此。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天眷君之盛。下自其福之盛者形容之也。莫不興總括盛長高大而言。蘇氏曰興作也。萬物無不作而盛者。百年熙洽之朝。今其履端之始耳。如山數句。各宜提福在前面說。影正意做。則下文五个如字。方說得去。如山言其高。如阜言其大。如岡則又愈進而高。如陵則又愈進而大。山阜岡陵。有重重擁護之形。君福之高。大而不可踰者如之。川之方至。有沛乎莫禦之勢。君福之盛長。而未可量者如之。此四句正狀其莫不興也。山阜對川之方至句。岡陵對以莫不增句。此六帖兩句一連之說。方山荆川多從之。若以莫不增句。總承上三句。言高大者莫不增而高大。盛長者莫不增而盛長。此時說不可依若。做如川之方至二句。則增字單承川字一邊。或可耳。

爾雅云。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故如岡如陵。俱從山阜進一層說。

吉蠲

音娟

為饔

音熾

是以孝享

叶虛良反

禴

音藥

祠烝嘗于公先

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饔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日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太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敬主人之辭。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合參。夫天固有以福君矣。若吾君奉神之統。為神之主。神之福君。又何如哉。欲大君福。先詳君祭。君則柔日。筮于廟門。多士選于鄉射。以至齊戒。而不苟于慮。滌濯而不褻其器。無不洞洞焉。致其敬矣。而且五齊之水。泉必香。八簋之粢。盛必潔。以俾三獻。而旨酒之既多。再盛而黍稷之維馨。靡不肅肅焉。備其物矣。是有孚著于未灌之先。至孝申于用享之日。豈以偶舉而怠耶。春夏以迎其來。則為祠。為禴。秋冬以送其往。則為烝。為嘗。有事于先公。則遠追乎組紃以上。使上祀者有所徧。殷荐于先王。則近祀乎太王以下。使追王者有所崇。其祀事孔明如此。雖無求于神。而神之居歆。已徵于尸。傳神敬之詞矣。謂先公先王感爾孝享之誠。期爾以無疆之萬壽。使爾常為宗廟社稷之

主而享太平有道之長也。蓋四時謹禮豐潔酒食以奉神祀而神亦降之福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先之禮。下言獲格先之休也。言神福君而必先言祭者。本其致福之由也。但以起下卜爾之意。非如他詩盡禮神之禮始獲神休之說。四句只輕輕一直連下。歸重末二句。吉蠲為饗。作三件看。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于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凶也。擇士選助祭之臣也。將祭必先習射于射宮。以擇士。射中者得與于祭。齊戒七日。戒三日。齊之類。致潔其內也。滌濯謂滌祭器掃除宇家沐浴其身之類。致潔于外也。炊黍稷曰饗。註中酒食是二件。皆以黍稷為之也。粢以盡志言。粢以盡物言。此當依兩句一連之法。諸家云。是用句當串下一順說。不是祠之言食也。禴禴新菜也。嘗嘗新穀也。烝進物品也。禴祀以迎氣之來。烝嘗以送氣之往。夏焉禴。前此而春則祠之。冬焉烝。前此而秋則嘗之。禴祀烝嘗各倒一字。此音節也。周之所追王。太王以下。太王之前。皆為先公。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末二句是尸傳神意以敬主人。而祀則

代尸轉致于主人也。必述嘏詞者。明其出于神意。非無徵之言。萬壽卽是福。無疆是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非以壽享福也。

神之弔音的矣。詒音怡爾多福叶筆。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群黎百姓徧為爾德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也。言其實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群眾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為爾德者。言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

且神于來格之餘。不特以萬壽福吾君也。而又且有多福之貽焉。多福云何。蓋吾君以天下為家。亦以天下為福。一民或偽。而君德多累。非福也。神將使君之民。質實無偽。相忌于日用之際。而惟事于飲食之常。而且舉此群黎百姓。盡天下之人。皆興于仁讓之風。歸于維皇之極。莫不則君以自治。而徧為爾德焉。夫機巧則近賊。淳質則近德。無一民之不為爾德。則不惟福爾之一身。必使民德歸厚。而為

人君之大福此神降之多福如此

柳謂此章上二句言神錫君以多福下皆其福之驗于民者也神即上先公先王多福虛說就下四句見之民之二句見民俗之淳群黎二句見民德之厚然不當而平只宜串說而以神弔二句為帽也日用飲食正是質質即是德下二句特推出群衆徧爾一層耳上既曰民下復曰群黎百姓申廣言之也德者民心之所自有而曰徧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則民心之天與君心之天更無差別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書所為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又如頌云莫非爾極也徧德註云則而象之則必有一可象處畢竟以君德為主惟君有是德然後民皆則君以自治而徧為爾德焉疏義曰民德如此寔君德有以化之但羣黎百姓為之于下反若助君而為德也○此四句分明擊壤謳歌景象只將澆訛之世其民巧偽智故為主德之累何如則質之即德為德之即為主德自見如堯之德只帝力何有一歌可想徧為爾德只是言徧斯民之為皆為爾之德也為字不可忽亦不可太着力○天下之福皆君之福成王自謂應受多福道洽

政治澤潤生民康王自謂應受多福民氓向化非人君受福之寔而何○民之質矣四句內都有神使之意反不主人君感化上說○周之季也其民巧而利文而不慙與夏商忠敬渾噩之風相去日遠故鹿鳴之詩曰視民不佻天保之詩曰民之質矣嗚呼君以此望其臣以此祝其君俱有深意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

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兼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合參夫萬壽錫于君身多福始于天下神之錫君如此可謂進盛悠久之至矣將何以擬之哉自福之進盛言之其如月之上弦而漸進于盈者乎其如日之方升而漸進于明者乎自福之悠久言之其如南山之壽而永無騫崩之患乎其如松栢之茂而相繼長茂者乎神

之所以福君者蓋如此。夫福君而擬之天者，欲君之祈天永命也。福君而擬之神者，欲君之法祖修德也。美不忘規，頌不至諂，天保臣子何其忠愛之至耶。

榘講此章形容上二章之福。首二句是擬福之進盛，下擬福之悠久也。劈頭四如字說起，總承上萬壽多福來，為正意已在上也。作文亦宜把正意提在前，則四個如字方說得去，不可純把日月等講。恒升不得顯以虧長相形，第云既盈之月中天之日未足形容其盛也，便渾然就盈就明，只日就月將之就，非漸亦非即，蓋駸駸上進之意。光月體至十五方滿，初八則方半，似弓之張而弦直，故曰上弦，不騫是無虧損，指山一處言不崩，是無傾覆，指山全體言，或者不知誰何之詞，舊葉未落而新葉已生，舊福方來而新福已繼，不知不覺已自有在。只不騫崩便壽，只無不承便茂，無兩層。○或作日月取其漸進，南山取其悠久，松柏取其相繼長茂，三平者亦可。○月以上弦者比之，言履盛滿于將來也。日以始出者比之，言其漸繼照于四方也。南山之比，言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也。松柏之比，言蕃植之節，相生不窮也。

數如字即自福壽言

天保六章章六句

潘氏曰：一章至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煩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四章則以祭祀先王先公為言，五章則以編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于祖考，下無愧于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彰，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董叔重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詩緝云：此詩曰厚曰益曰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廢曰宜曰興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正見天下無德外之福，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為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詞耳。豈君臣相戒之義。○要知天保一詩，祝不忘規，上下交以泰者也。若後世導君求福者，下侈祥瑞，則修大祭，視天保之憲遠矣。○安成劉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作非同一時，所宴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

則惟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惟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 '六', '章', '章', '六', '位')

詩經正解卷之十三終

